

Colleen McCullough

恺撒的女人

[澳大利亚] 考琳·麦卡洛 ○ 著

沈 英 ○ 译

CAESAR'S WOMEN 下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CAESAR'S WOMEN

恺撒的女人

下

Colleen McCullough

[澳大利亚]考琳·麦卡洛 ○ 著

沈 英 ○ 译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恺撒的女人. 下 / (澳) 考琳·麦卡洛著 ; 沈英译. — 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8. 4
ISBN 978-7-5142-2173-2

I. ①恺… II. ①考… ②沈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3258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 01-2013-8376

CAESAR'S WOMEN

©1996 by Colleen McCullough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Times-Chinese Pres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恺撒的女人(下)

著 者 | [澳大利亚] 考琳·麦卡洛

译 者 | 沈 英

出 版 人 | 武 赫

选题策划 | 刘训练 陈 蓂

特约编辑 | 陈 蓂

责任编辑 | 范 炜 刘淑婧

装帧设计 | 刘 明

责任印制 | 邓辉明

出版发行 |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址 www.wenhuafazhan.com

经销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|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-6090480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规 格 |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12.125

字 数 | 254.5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| 978-7-5142-2173-2

定 价 | 5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五章

公元前63年12月5日至公元前61年3月 1

第六章

公元前60年5月至公元前58年3月 180

第五章

公元前63年12月5日至公元前61年3月

1

浑身燃烧着怒火的恺撒大步走向公共圣所的家，提图斯·拉比恩努斯要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。就在刚才，恺撒不容置辩地向拉比恩努斯摆了一下头，示意庞培这位温驯的保民官陪他回家。拉比恩努斯虽然不明就里，但还是跟了过来，这是因为当庞培不在时，恺撒是他的主人。

恺撒又急促地摆头示意了一下，让拉比恩努斯自己弄喝的。拉比恩努斯倒上酒，落座，看着恺撒在书房中走来走去。

最后，恺撒说话了：“我要让西塞罗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到这个世上！他怎么胆敢解释罗马法律！我们怎么就选出那么一个二流子高级执政官？”

“什么，你没有把票投给他？”

“没投给他，也没投给海布里达。”

“你投给了喀提林？”拉比恩努斯吃惊地问道。

“还有西拉努斯。坦白说，我不想投给任何一个，可又不能不投票。那样做是为了避免争端。”恺撒脸颊上的两团红晕与眼中的怒火还在燃烧，拉比恩努斯以非比寻常的想象力设想出一种场景：火上冰。

“坐下吧，听我一句！我知道你滴酒不沾，但今晚是个例外。喝点儿酒对你有好处。”

“喝酒没有任何好处，”恺撒一字一顿地说道，不过，他坐下了，“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提图斯，你叔叔昆图斯·拉比恩努斯三十七年前就死在霍斯提利亚会堂的瓦雨之下。”

“是的，和撒图尔尼乌斯、卢基乌斯·埃奎提乌斯还有其他人一起。”

“对此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除了不可宽恕和违背宪法，我还能怎么看？他们是罗马公民，甚至没有被审判。”

“确实。不过，他们不是被正式处决，是被谋杀的，为了避免他们活着接受审判，因为马略和司考鲁斯都不能确定审判过程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暴乱。当然，是苏拉通过谋杀解决了那个难题。在那个时候，他是马略的左右手，十分迅捷、聪明而无情。于是，十五个人丧命，不再有煽动性的叛国罪审判；谷物船来了，马略非常便宜地分配谷物，罗马吃饱肚子，平静下来，然后奴隶斯凯瓦背了所有的黑锅。”

拉比恩努斯的眉毛皱起来，在酒中加入更多的水：“我希望自己能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就行，拉比恩努斯，这才重要，”恺撒笑着露出紧咬着的牙齿，“如果愿意的话，不妨想想共和国最近弄出来的这不靠谱的权宜之计，元老院公共防御法令，或者，按照西塞罗可爱的说法，元老院终极法令。在没人希望委任一位独裁官，然后由独裁官做决定的时候，元老院发明出这个东西。在盖乌斯·格拉古事件的余波中，它确实符合元老院的目的，更不用说在撒图尔尼乌斯、勒皮杜斯和其他人的骚乱之后。”

“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。”

恺撒深吸一口气，“现在，元老院终极法令再次出现，拉比恩努斯。可是，看一看，发生了什么！在西塞罗的想法中，它可敬可爱、势在必行、极为便利。引诱元老院通过终极法令，然后，在它的庇护下，藐视宪法和祖训！在法律上，终极法令换汤不换药，西塞罗却利用它掐碎罗马人的气管，拧断罗马人的脖子，没有审判、没有仪式，甚至没有基本

的尊严！那些人死得比被砍头的战败士兵还快！不是死在非法的屋顶瓦片之下，而是有元老院完全的认可！在西塞罗的催促下，终极法令承担起法官与陪审团的职能！拉比恩努斯，在今晚那些聚集在广场的人的眼中，这一切看起来像什么？似乎从今以后，没有一个罗马公民能确信自己在被判决前，必然享有不可剥夺的、接受审判的权利。而那个所谓的聪明人，那个无能自负的蠢货西塞罗，竟真的以为他用最好的、最合适的方法将元老院从严峻困境中解救出来了！我会说，对于元老院，那是便利的方法；可是，对于大多数罗马公民，从第一等级到无产贫民，西塞罗今天设计策划的闹剧宣布了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终结！元老院根据未来的终极法令，可以断定罗马人必须在没有审判、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赴死！怎么阻止这一切再次发生，拉比恩努斯？告诉我，要怎么做？”

突然喘不过气的拉比恩努斯努力将酒杯放在桌子上，但没有弄洒其中的酒水，然后盯着恺撒，仿佛之前从没见过恺撒一样。为什么在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时候，恺撒能预见到这么多衍生的后果？为什么他，提图斯·拉比恩努斯，一个更了解西塞罗实际作为的人，没有预见到？哦，诸神啊，西塞罗他自己都不明白！只有恺撒是明白人。那些人投票反对处以极刑是因为他们良心不安，或如盲人摸象般寻求真相。

“今天早上发言时，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，”恺撒怒气未减，“我认为不应该鼓动听众情绪，所以选择了冷嘲热讽。我决定用稍微有智慧一点的方式，通过谈起王政时代，并说明西塞罗废除共和国法律是将我们拉回王政时代，进而指出西塞罗提议的荒谬和疯狂。我的发言竟然还不够简单，我真应该拉低到幼儿水平，慢慢地说出明显的事实。但我认定他们是受过教育、有点儿脑子的成年人，所以我选择了当时的那种演讲方式，从来没意识到他们会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，根本不懂得我采取嘲讽战术的缘由。我应该比现在和你说话时说得更直白，可是，我不愿惹火他们，因为我觉得愤怒会让他们盲目！但他们已然就是瞎子了，我没

什么可损失的！我不常犯错，不过，今早我犯了个错，拉比恩努斯。看看加图！那个我认为一定会支持我的人，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我。他说的完全是废话。可他们选择听从他，就像跟在大母神身后的一群阉人。”

“加图就是一只乱咬的狗。”

“不，拉比恩努斯，他只是最糟糕的那类蠢人，认为自己不蠢的那类蠢人。”

“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。”

恺撒的眉毛竖了起来：“我可不是蠢人，提图斯。”

提图斯当然要缓和一下：“我同意。”为什么在有个不喝酒的同伴时，酒很快就没了滋味了呢？拉比恩努斯给自己倒上水。“回望丢失的阵地没有意义，恺撒。你说你会让西塞罗希望他自己从未出生到这个世上，我相信你的话，但是，要怎么做呢？”

“十分简单。我要把他的元老院终极法令砸在他那个黄金扁桃体上。”恺撒梦幻般说道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

“但怎么做？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？”

“作为保民官，拉比恩努斯，你还有四天就要离任，如果我们行动迅速，时间刚好够用。明天我们就组织起来，完善分工。后天是第一阶段。接下来两天是最后阶段。事情不会在那时结束，不过，应该也推进得足够远了。而你，我亲爱的提图斯·拉比恩努斯，将会在炫目的荣光中离开你的保民官职位！即使没有什么其他事能让你的名字被后代铭记，我向你保证，接下来四天中的事件绝对会！”

“我要做什么？”

“今晚没什么事，除了，也许你有……？不会，你不会有。我换种说法吧，你能设法弄到撒图尔尼乌斯的半身像或雕像吗？或者你叔叔昆图斯·拉比恩努斯的？”

拉比恩努斯立刻回答：“我能弄到比那更好的，我知道哪里有撒图尔尼乌斯的蜡像。”

“蜡像？可他从未担任过大法官啊！”

“是啊，”拉比恩努斯咧着嘴笑，“恺撒，身为一名伟大贵族的问题在于你们从不了解我们是怎么想的，我们这些野心勃勃的皮塞努姆和萨莫奈人后起之秀，来自阿尔皮努姆等地的新人。我们只是等不及看到自己在蜂蜡中被栩栩如生地再现，再配上一模一样的发色和发型！所以，一旦口袋中有钱，我们就偷偷摸摸去找维拉布卢姆的手工艺人，委托定制蜡像。我知道一些从未进入元老院的人都有自己的蜡像。你以为维拉布卢姆的玛基乌斯是靠什么发家致富的？”

“好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非常高兴你们这些皮塞努姆后起之秀委托定制蜡像，”恺撒轻快地说道，“搞到撒图尔尼乌斯的蜡像，然后找个演员扮演他。”

“昆图斯叔叔也有蜡像，我雇一名演员装作他。我还能找到他们两人的半身像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明天早晨之前，拉比恩努斯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工作了。然后我会无情地让你连轴转，直到你离任。”

“只有你和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会有四个人，”恺撒站起来送拉比恩努斯走到前门，“我的计划需要你、我、梅特卢斯·克勒尔和我的堂兄卢基乌斯·恺撒。”

提图斯·拉比恩努斯脑袋里还是一团麻，他痴迷而困惑地离开了公共圣所，好奇和兴奋恐怕会让他今夜彻底难眠。

* * *

恺撒彻底放弃了睡觉的念头。他返回书房时仍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，管家尤提库斯不得不在门口咳嗽几声，恺撒才注意到他的存在。

“啊，太好了！”这位大祭司长说道，“对于任何人，甚至我母亲，我都不在家，尤提库斯，明白吗？”

“天啊！”他肥胖的双手捂上更肥胖的脸，“主人，尤利娅非常想立即和您谈谈。”

“告诉她，我知道她想和我说什么，如果她愿意，我十分高兴在新保民官上任的第一天见她。可是，在那之前，不行。”

“恺撒，那要五天！说实话，我认为那可怜的小女孩等不了五天！”

恺撒抛出冰冷的答案：“如果我说她必须等上二十年，尤提库斯，那么她就必须等上二十年。五天又不是二十年。所有家庭事务都必须等五天。尤利娅有祖母，她不依赖我。够清楚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主人。”尤提库斯小声说完，仔细掩上门，轻手轻脚走到尤利娅站着的过道里。他脸色苍白，双手紧握，“我很抱歉，尤利娅，他说在新保民官上任之前，不会见任何人。”

“尤提库斯，他没有这么说！”

“他是这样说的。他甚至拒绝见奥瑞利娅夫人。”

此时奥瑞利娅从维斯塔殿走过来，目光严峻，双唇紧抿：“过来。”她拉着尤利娅进入属于大祭司长母亲的套间。

奥瑞利娅把尤利娅按到椅子上：“你已经听说了。”

“我不确定自己听说了什么，”尤利娅魂不守舍，“我要求和爸爸谈谈，可他说不行。”

奥瑞利娅顿了一下：“是吗？真奇怪！拒不面对事实或人，这不像是恺撒的作风。”

“尤提库斯说，从现在开始五天内，他不见任何人，甚至您，奶奶。他的指示十分明确，我们都必须等到新保民官上任。”

眉头皱起的奥瑞利娅开始在房间中踱步，好一会儿，她没有说话。尤利娅眼中蓄满泪水，却坚决不让眼泪掉下来，她看着祖母，心中暗想，我们三人彼此太不相同了，这是个问题。

尤利娅不到七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。在她的成长岁月中，奥瑞利娅既是母亲，也是祖母。虽然不是非常容易接近、永远忙碌、要求严

格、不留情面，但奥瑞利娅给予了尤利娅所有孩子最需要的、不可动摇的安全感和归属感。不苟言笑的奥瑞利娅在窘迫不安的时候却会蹦出几句机智妙语，而且从未因为尤利娅爱笑而认为她不好。在抚育尤利娅的过程中，奥瑞利娅倾尽了心血，从指导穿衣品味到无情地培养尤利娅的得体举止。更重要的是，奥瑞利娅教会尤利娅理智坦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永远带着优雅与骄傲，不要感到受伤或心生怨憎。

“祈求有一个不同的或更好的世界没有意义，”这是奥瑞利娅永远的信条，“不论如何，这个世界是我们仅有的，我们必须尽可能幸福愉快地生活在其中。尤利娅，我们不能与命运抗争。”

除了意志刚硬，恺撒一点儿都不像母亲，尤利娅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有时因挑衅而产生的摩擦。可是，对于尤利娅而言，恺撒就是奥瑞利娅训练她接受的那个世界的起点与尽头。他的父亲不是神祇，却肯定是英雄。在尤利娅眼中，没人像父亲那样完美、聪明、博学、机智、英俊、理想，没人像他那样罗马。哦，虽然自己没有领略过，可她熟知父亲的另一面，从可怕的脾气到积重难返的恶习，像猫玩老鼠那样玩人，残忍而冷酷，脸上还带着全然享受的笑容。

奥瑞利娅不再踱步，突然说道：“恺撒避开我们是有迫切原因的。他不是害怕面对我们，对此，我绝对肯定。我只能假设他避而不见的动机与我们无关。”

“或许也与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事情无关。”

奥瑞利娅绽放出美丽的笑容：“你每天都变得更有洞察力，尤利娅。正是如此，正是如此。”

“那么，奶奶，在他有时间见我们之前，我不得不先和您谈谈。是真的吗？我在马尔伽里塔里亚长廊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

“关于你父亲和赛尔维利娅？”

“是那样吗？哦！”

“你以为是什么，尤利娅？”

“我也不全部了解，因为人们一看到我就停止谈话。我拼凑出的信息是爸爸和某个女人牵涉到某个大丑闻中，而那个丑闻今天在元老院曝光了。”

奥瑞利娅嘟囔了一声：“是的，曝光了。”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尤利娅今天在康克尔狄娅神庙发生了什么。

“我父亲和布鲁图斯的母亲，”尤利娅慢慢地说道，“真是一团糟！”她笑了。“不过，他多缜密小心啊，奶奶！这么长时间，布鲁图斯和我从未起疑。他到底看上她什么了？”

“你从来没喜欢过她。”

“是的，从来没有。”

“好吧，可以理解。你站在布鲁图斯一方，不会喜欢她的。”

“您喜欢她吗？”

“对于她这个人，我非常喜欢。”

“可是，爸爸告诉我说，他不喜欢她。爸爸是不会撒谎的。”

“他当然不喜欢她。我不知道，或者坦白说，我不想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他！只知道那种吸引力非常强烈。”

“我猜她床上功夫好。”

“尤利娅！”

“我不再是孩子了，”尤利娅咯咯笑，“而且我长着耳朵。”

“为了听到马尔伽里塔里亚长廊商铺中的传闻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为了听到我继母的卧室里都说了什么。”

奥瑞利娅身体危险地紧绷起来：“我要马上阻止这件事。”

“不要，奶奶，求您了！”尤利娅把手放在祖母的臂上，“一定不要责怪可怜的庞培娅，而且也不是她，是她的朋友们。我知道自己尚未长大，但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庞培娅成熟聪明得多。她就像只漂亮的小狗崽儿，当谈话内容在她头顶飘过时，她坐在那里摇着尾巴，笑容满面，急切地想要讨好别人，寻找归属。她们可怕地折磨她，克洛狄娅们和弗尔

维娅，她却总是看不出她们有多残忍。”尤利娅若有所思，“我爱爸爸到死，绝对不听任何一句不利于他的话，可他对庞培娅也很残忍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。对他而言，庞培娅太蠢。他们根本不应该结婚，您了解的。”

“是我促成了这桩婚姻。”

“那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我肯定，”尤利娅温和地说道，然后叹了口气，“哦，不过，我真的希望您选一个比庞培娅·苏拉更聪明的人！”

“我之所以选择她是因为这桩婚事自动找上门，是因为我觉得唯一能确保恺撒不娶赛尔维利娅的方法，是先下手为强。”

* * *

因为近日的政治气氛，元老院中许多元老发现自己不愿留在罗马广场，见证伦图卢斯·苏蜡和其他人被处以极刑。

其中的一位就是当选高级执政官德基穆斯·尤尼乌斯·西拉努斯，另外一位是当选保民官马尔库斯·波尔基乌斯·加图。

西拉努斯比加图先回到自己家中。许多人祝贺加图演说成功并抵制住恺撒的诱惑，这些恭维耽搁了加图的脚步。

当西拉努斯走进家门，他只有孤身一人，这让他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接着他看到了预想中的情景：空无一人的中庭，连个仆人的影子都看不见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这意味着所有仆人都知道了在元老院辩论途中发生了什么。可是，赛尔维利娅知道吗？布鲁图斯呢？西拉努斯面色憔悴，内脏的病痛折磨着他，他强撑着身体，立即走去妻子的起居室。

赛尔维利娅在那里，仔细翻阅布鲁图斯的一些账目，抬起头，表现出单纯的恼怒。

她低声抱怨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什么事？”

“那么，你不知道喽。”

“不知道什么？”

“你给恺撒的便条落入别人的手中。”

她的眼睛睁大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个因为聪明地对你溜须拍马而让你特别喜爱，让你命令他帮着跑腿儿的宝贝家伙看来不够聪明，”西拉努斯话中的嘲讽是赛尔维利娅从未听见过的，“他活蹦乱跳地冲进康克尔狄娅神庙，却没有眼力见儿，不知道等一等。于是，他在最糟糕的时刻把你的便条递给恺撒，而那时，你可敬的同母异父弟弟加图正在指控恺撒是喀提林阴谋的策划者。然后，在那场闹剧中，看到恺撒急切地想读便条，加图要求恺撒向全体元老院大声读出来。他认为那里面包含着恺撒叛国的证据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而恺撒大声读出来了。”赛尔维利娅的声音都没有起伏了。

“哦，哦，我亲爱的，在和恺撒这么亲密之后，这就是你对他的全部了解吗？”西拉努斯撇着嘴问道，“他不会那么不细致，也不会失控。如果整件事中有谁像胜利者一样全身而退的话，那就是恺撒。当然是恺撒！他只是笑着告诉加图，他认为加图最好只让他自己了解便条上的内容。他站起来，亲切愉快地把便条递给加图。哦，干得漂亮！”

赛尔维利娅低语道：“那我是怎么暴露的？”

“加图只是不能相信他眼睛看到的。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破解出那几个词，而我们都屏息等待着。之后，他把你的便条揉成团，像扔投石一样，朝恺撒掷去。不过，距离太远。菲利普斯从地上抓起纸团，开始看。随后沿着当选大法官传下去，直到执政官。”

“然后他们哄堂大笑，”赛尔维利娅咬牙切齿，“哦，他们一定会。”

“鸡巴。”他嘲弄道。

其他女人会畏惧退缩，可赛尔维利娅不会，她低声吼道：“蠢货！”

“当西塞罗要求表决时，笑声让人们都听不清他的话。”

即使在艰难痛苦之中，她依然不减对政治的热情。

“表决？为什么表决？”

“为了决定我们抓获的阴谋家们的命运，可悲的灵魂们。死刑或放逐。”

我投票赞成死刑，你的便条让我不得已而为之。恺撒提议放逐，而元老院全体支持他，直到加图清楚地声称自己赞同死刑。加图动摇了所有人。表决结果是死刑。要感谢你，赛尔维利娅。如果你的便条没有让加图住嘴，他原本会一直阻挠议事，直到日落。我觉得到了明天的时候，元老院会意识到恺撒论证中的合理性。如果我是恺撒，我亲爱的，我会把你切碎喂狼。”

这让她不安，但对西拉努斯的蔑视最终使她决定不予理睬。“死刑什么时候执行？”

“就在此时此刻。我觉得最好先回家，在加图可能来到之前，提醒你。”

她跳了起来：“布鲁图斯！”

西拉努斯却竖起耳朵，有点儿窃喜地，朝着中庭的方向，苦笑着说：“太晚了，我亲爱的，太晚了，加图找上门了。”

赛尔维利娅继续走向房门，却在中途停住，加图突然出现在门口。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布鲁图斯的耳垂，看着就疼。

“进来，看看她，你的婊子母亲！”加图咆哮着，放开布鲁图斯的耳朵，猛推他后背一把。布鲁图斯踉踉跄跄，如果不是西拉努斯扶住他，就摔在地上了。小伙子看起来如此恐惧和困惑。西拉努斯在让开路时想到，布鲁图斯可能还没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
为什么我感觉如此奇怪？西拉努斯问自己，为什么在某个隐秘的角落，我这么为此高兴，觉得沉冤昭雪呢？今天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头顶绿油油，然而我发现自己从未品尝过这么美味的报复，我的妻子得到她的报应。我发现自己几乎不怪恺撒。是她，我知道是她。他不屑招惹那些在政治上并未与他作对的人的妻子，而在今天之前，我在政治上从未与他作对。是她，我知道是她。她想要恺撒，她追求恺撒。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布鲁图斯给了他的女儿！让恺撒进入家庭。他不会娶她，所以她放下自己的骄傲。真是赛尔维利娅的壮举！现在，加图，全世界她最恨的人，洞悉了她的挚爱，布鲁图斯和恺撒。她自我满足的太平日子结束了。从

今往后，就像在她的童年时期一样，会有一场极其丑陋的战争。哦，她将获胜！可是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活着见到她的胜利？我是见不到了，我为此真心感到高兴。我祈祷自己是第一个离开的人。

“看看她，你的婊子母亲！”加图再一次大吼，凶恶地扇布鲁图斯的脑袋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？”呜咽的布鲁图斯耳朵嗡嗡响，眼泪汪汪的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加图学着布鲁图斯，冷笑不已，“妈妈，妈妈！你个傻瓜，布鲁图斯，你个哈巴狗！身为男人，你得多羞愧！婴儿布鲁图斯，呆子布鲁图斯！妈妈，妈妈！”

赛尔维利娅像暴起攻击的蛇一样直接扑向布鲁图斯，如此突然，以至于加图都没来得及把注意力从布鲁图斯身上转移过来。她双手齐上，手指弯曲成爪型，抓住加图的脸，指甲陷入他的肉中，直到它们像钩子似地嵌在里面。如果不是加图本能地闭上眼睛，赛尔维利娅都能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。不过，她的爪子从眉毛耙到下颌，抓到肌肉里，然后沿着脖子，划到肩膀。

即使加图这样的战士也畏缩了。痛苦的哀号逐渐平息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比任何事，除了死去的凯皮欧的面容，都可怕的赛尔维利娅；一个嘴唇掀起，露出牙齿，眼中闪烁着杀意的赛尔维利娅。然后，在儿子、丈夫和同母异父弟弟扭曲的目光中，她把滴血的手指举到嘴边，津津有味地从上面吸吮加图的血肉。西拉努斯差点吐出来，仓皇逃窜，布鲁图斯昏厥过去，只留下血流成河的加图怒目而视。

“滚出去，永远不要再来。”她柔声说道。

“我最终会拥有你的儿子，永远不要怀疑这点！”

“如果你试图那么干的话，我今日的所作所为就会看起来像蝴蝶之吻一样。”

“你这个怪物！”

“滚吧，加图。”

加图离开了，脸上和脖子遮着托迦。

“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，送凯皮欧去死的就是我呢？”她一边蹲在了无生气的儿子身旁，一边想道。“不用介意，”她继续从手指上清除加图的痕迹，然后开始照顾布鲁图斯，“我把那件事留在下一次。”

布鲁图斯慢慢完全恢复意识，也许因为他心中有着对母亲根深蒂固的恐惧。她能享受地吃下加图的肉。可是，最终，除了睁开眼睛，抬头凝视她，布鲁图斯别无选择。

“起来，坐在躺椅上。”

布鲁图斯起来，坐在躺椅上。

“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妈妈。”他轻声说道。

“甚至在加图叫我婊子的时候也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不是婊子，布鲁图斯。”

“嗯，妈妈。”

赛尔维利娅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她可以快速移动到布鲁图斯身边。“不过，你长大了，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，所以是时候由我来告诉你一些事，”她继续板一眼地说着，“事实是，尤利娅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情人。”

他身体前倾，把头埋在双手中，无法把两种思绪，不幸的谜团与困惑的痛苦，连接在一起。起初，他站在康克尔狄娅神庙的门口一直旁听，然后汇报给妈妈；然后利用间歇，惬意地全力硬啃费边·皮克托尔的作品；然后加图舅舅冲进来，掐住他的耳朵；然后加图舅舅冲着妈妈大喊大叫；然后妈妈攻击了加图舅舅，然后，然后……他妈妈在那之后的作为再次打击了布鲁图斯。他两股战战，捂着脸悲凉地痛哭。

现在，妈妈和恺撒是情人，是多年的情人。他怎么想？他应该怎么想？布鲁图斯喜欢被指引，讨厌无所依从、不得不做出决定的感觉，尤